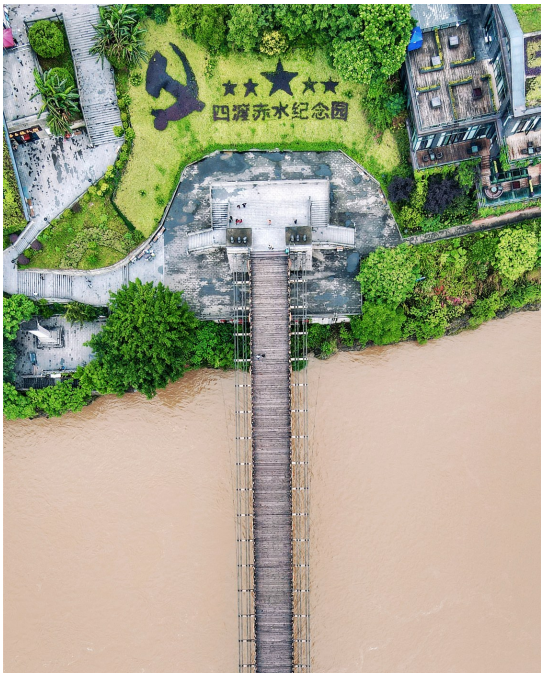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在旅途

红色圣地茅台古镇

姚崎锋



资料图片

大巴车从贵阳一路穿山越林，经过4个多小时的连绵不绝的山路，终于到达了仁怀市境内的茅台古镇。这里的空气温润，到处弥漫着特有的酒香。行于其间，赤水河两岸风光秀丽，建筑古色古香，参差叠加，临街的招牌醒目，大多与酒、特色餐馆有关。

这里独特的气候、水、微生物、土壤资源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酿酒工厂。一个不大的镇上，到处都是酒坊酒厂。茅台镇上任何一瓶纯正的酱香型白酒，从生产到出厂至少经历五年，当地人有个口头禅“12987”，说的就是：端午采曲，重阳投料，九次蒸煮，八次加曲，八次堆积入池发酵，七次取酒，历时整整一年；再经最少三年以上的窖藏，再经调酒师调以最佳比例后窖藏满五年，才可上市。我们在酒的世界里徜徉，感受它独特的魅力和悠久的历史。

此行，我们因“红色”而来。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是必至重点。来到1915广场，远远望见“茅台渡口纪念碑”就伫立在赤水河对岸，静静守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悠长平坦的铁索吊桥，成了游人们摄入美景的打卡地。

四渡赤水纪念馆为二层中西合璧式建筑，面积不小，分战史陈列和辅助陈列两部分。四渡赤水是红军战争史上至关重要的节点，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突破乌江，进入遵义城后，国民党大为震惊，调遣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合围。就是在几十万重兵围堵追截的艰险条件下，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挥下四渡赤水，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战术战役，最终跳出了包围圈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。

从1月29日的首渡赤水到5月9日渡过金沙江，红军在这极度艰难条件下与国民党周旋，离不开土城人民的拥护帮助，离不开这里的酒。红军进入茅台后，与茅台酒多有接触，并留下许多的文字记

录。展馆里有一专题陈列再现了当年红军与茅台酒的情谊。

邓颖超在长征过茅台镇时写下：当初红军长征，一路封锁，缺医少药，死伤很多。路经茅台，周恩来告诉大家，我们不是来喝茅台酒，而是利用茅台酒疗伤。于是，所有的茅台酒都用来代替红药水、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。

到了茅台古镇，才知茅台不仅是人间的好酒，更是有着英雄功绩的酒。

古镇的出名，不仅因酒和红色圣地，也因水运。悠悠赤水河发源于云南，全长500余公里，流域内没有工厂、堤坝，是中国境内难得的自然生态河流，是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连接纽带，曾有过辉煌的河运历史。贵州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不产盐的省份，盐主要来源于四川、湖南等周边省份。秦汉以来，商者众。到了清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赤水河道开凿，始通舟楫。四川食盐经赤水河道运入，至茅台镇起岸。八方商贾云集，运盐马帮和舟楫络绎不绝，市场繁荣，就形成了“家惟储酒卖，船只载盐多”的繁华集镇。如今在赤水河岸的小镇里，依然可以寻到过去盐商文明的足迹，1915广场内就有盐帮的主题群雕。

夜幕落下，茅台镇被灯火与酒香温柔包裹，建筑沿山势层层铺展，青瓦屋檐、仿古吊脚楼被暖黄灯带点亮，高低错落，酷似“迷你洪崖洞”。杨柳湾街与河畔步道霓虹闪烁，酒坊、民宿、小吃店暖光迎客。广场灯火璀璨，灯光秀以水幕、光影演绎酱酒酿造、四渡赤水故事，声光震撼。赤水河水如深色绸缎，倒映两岸霓虹，波光粼粼，像撒了一河碎金。吊桥与彩虹桥跨河而立，桥身灯带勾勒轮廓，红星灯标醒目，两岸灯火叠成“山城不夜天”。晚风裹挟浓郁酱香，深吸一口，微醺感十足，灯火与酒香交织成独特的酒镇之夜，行人漫步，将身影留于照片之中。

心灵隽语

车窗外的云

木一

近日坐车去上海，行程漫长，无聊之际将目光投向窗外。只见朵朵白云，在天边层层堆叠。忽然想起不久前读过一本写云的书，便起了兴致，于是一路上，我时时抬眼望天，观云、识云、赏云。云在车窗外，一路相随，一路变幻，竟为这段旅程添了许多意趣。

那些低低的、一大团一大团聚拢的，该是积云吧。它们慢悠悠地飘荡，不断翻涌变幻，幻化出千姿百态的生灵。瞧，那边仿佛游来一只鸭子，张着扁扁的大嘴，扑棱着翅膀，自在晃游在碧蓝的“天河”之上；这边立着一只耷拉着耳朵、独自徘徊的小狗，莫不是寻不着伙伴，正暗自惆怅。车子向前飞驰，这些云做的小生灵，便一程一程地向后退去，仿佛特意赶来，为我送行。

在成片的云海里，忽然钻出一团模样萌萌的云。初看像一头小熊，掠过天际时，身形慢慢变幻，好似将迎面而来的云团一口口吞入腹中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，转眼间，云团幻作麒麟，鳞甲分明，瑞气腾腾；继而又化成一条巨大的白龙，悠悠地游过，渐渐消散在遥远的天边。好一出酣畅淋漓的天公戏法！

流云还会幻化出一张张脸庞：有温柔凝望怀中婴儿的母亲，眉眼间尽是化不开的慈爱；有饱经风霜、望向远方的老奶奶，那若隐若现的皱纹里，似乎藏着数不清的往事；还有一对深深凝望、依依惜别的恋人，眉目宛然，惟妙惟肖。

生活滋味

大饼油条的岁月情怀

海晏清风

若有人问我，早餐最爱何物，我会不假思索地答：大饼油条。海鲜面、包子点心固然可口，但在我心里总要往后排。这一副大饼裹油条，是刻在记忆深处的早点，半生岁月流转，百吃不厌。

儿时一个清晨，我跟着父亲从朱家尖岛渡海到沈家门渔港，挑着自家种的蔬菜去赶集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我踮着脚帮父亲吆喝：“新鲜自家菜，快来买一买！”从晨光初露忙到近午，筐底的蔬菜才尽数卖完。归家途中，路过一家大饼店，锅里的油条快要售罄。父亲给我买下仅剩的一副大饼油条。那时不懂细品滋味，只一股脑囫圇吞下，无须豆浆佐食，口中唾液便柔化了酥脆的饼与油条。说不清是何等鲜香，只牢牢记住一个感受：好吃。这份简单的欢喜，自此扎根心底。

后来才知晓，大饼油条是流传千年的民间吃食。大饼可追溯至秦汉的“白饼”，清代《调鼎集》亦有记述；油条最早见于南朝江南，古人以面粉调糊入油炸成条状，到唐宋改良发酵之法，炸出来的油条愈发蓬松香脆。一烤一炸，两样本就独立的美味，合在一处，大饼裹紧油条，酥香交融，堪称人间绝配。年少的那一口，来不及细细分辨层次，只知道咽下之后，满心都是满足，这份偏爱从此难以割舍。

读书时代，校门口的大饼油条店是我们少年人的乐园。放学时分，几个伙伴凑钱买上一副，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分尝，伴着欢声笑语走在回家路上。一副大饼油条，分的是吃食，共享的却是年少无忧的时光。

一阵风掠过，两朵云做的面容越飘越远，一点点散开，直到淡得无影无踪。这一别，那两朵云，它们可还会在天空的某处重逢吗？正想着，忽见远处有一缕长长的尾迹云缓缓划过，莫不是，也在为这对云中恋人送别？

车行至嘉兴，天上的云忽然蒙上一层淡淡的灰黑，并逐渐由淡转浓。云气沉沉，恍如米友仁笔下烟云缭绕的山水，处处是写意的水墨意境。我想起书上说，这样的云往往是落雨的前兆。果不其然，雨点很快噼噼啪啪敲打在前挡风玻璃上。

不过十来分钟，雨便自顾自停了。车子驶入上海地界，天色又豁然放晴了。低空里一层又一层铺展开的，依然是积云吧？半空中的云絮四下散开，像织女把筐筐棉絮抖落在碧空之中，轻柔绵软，铺满了半边天空。恰在此时，两架飞机擦肩而过，如同两枚闪亮的银针，将这无边的云絮绣成最美的图案。

天色越发明亮，云朵好似一件件晶莹的白裳，被日光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。又仿佛方才那两枚银针，在辽阔天幕上绣出大朵大朵盛放的牡丹，层层叠叠的花瓣舒展绵延，铺成一幅锦绣河山。

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颠簸了身子，也酸了脖颈，却丰盈了我的眼眸。原来不必奔赴名山大川，只要心存一份浪漫与好奇，愿意抬头仰望，寻常旅途上的一方天空，也藏着万千风景，藏着无边诗意。

待到工作成家，每逢去菜场买菜，返程总要捎上一副大饼油条。这时的吃法，多添了一袋袋装豆浆，吸管一插，边走边啜，或是带几副回家，饼香、油香漫开，一家老小都喜爱。有时女儿一边吃着，一边还会高兴地唱起儿歌：“大饼油条，馄饨豆浆喷喷香……”大饼油条，也就成了我们家餐桌上相对固定的晨间烟火。

曾读过梁实秋先生的《烧饼油条》，文中写道：“烧饼油条是中国人标准早餐之一，北方不分省份、不分阶级老少，大多爱吃……说来奇怪，我对于烧饼油条从无反感，天天吃也不厌。”深以为然。

今年国庆，是我退休前最后一个国庆长假，寻了个清晨，专程到老店吃大饼油条。不再匆匆打包带走，而是坐在店里，等一炉现烤大饼、一锅刚捞起的热油条，再点一碗咸豆浆，慢慢品尝。抬眼望去，店挨着菜场，路边还有菜农摆出自家栽种的鲜蔬，带着泥土气息，引得路人驻足挑选。

时光仿佛在此刻重叠。从前，是卖完菜，才舍得换一副大饼油条。如今，是坐着吃大饼油条，静看旁人卖菜。世事流转，场景颠倒，一饭一景，皆是怀念。

变化的，是年岁与身份；不变的，是大饼油条这一口朴素浓香，是人间烟火里那份安稳的暖意。食物承载的从不只滋味，还有半生的来路，那些辛劳、欢喜与平淡岁月，都裹在这一副大饼油条之中，绵长回味。

人间日子，大抵便是这般模样，奔波之后有一口热食，心安足矣。岁月虽变迁，滋味仍不改。